

# 浪漫大師郁達夫(三)

康 僑

## ——郁達夫王映霞此恨綿綿

### 借酒裝瘋大鬧花叢

郁達夫如苦行僧般的在尚賢坊週圍踟躕徘徊，一遍又一遍的流着眼淚。他在村居日記上忽而悲吟：「今晚上月亮很大，我一個人坐在客樓上，終究睡不着。看看千里的月華，想想人生不得已的瑣事，又想到了王女士臨去的那幾回回盼，心裏只覺得如麻的紊亂，似火的中燒。啊啊，這一回的戀愛，又從此告終了。可憐我孤冷的半生，可憐我不得志的一世！」忽而鼓舞自己：「我到了這三點多鐘，還不能入睡，我祇在幻想將來我與她的戀愛成就後的事情。老天爺呀老天爺，我情願犧牲一切，但我不願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。失掉了我這可愛的王女士。努力，奮鬥奮鬥！我還有希望的呀！」忽而自憐自嘲：「天氣晴快，一路走去，一路和他們說對於王女士的私情。說起來實在好笑，到了這樣的年紀，還會和初戀期一樣的心神恍惚。」

郁達夫往見王映霞，一再受拒。難耐相思之苦，萬般無奈，被他千方百計的找到了另一位朋友周勤豪。一個尚未成名的作家，正好他也是認識王映霞的。郁達夫便買好酒菜到周家去，由周勤豪出面邀王映霞小酌。王映霞不明就裏，姍姍而來

，使郁達夫喜出望外。第二天再去尚賢坊相晤，王映霞偏又對他毫不理睬，等了半個小時，連交談一語都不獲如願。第三天第四天鏗而不舍的再去，依舊是連連碰壁，惘然而歸。這時候郁達夫淚也盡了，錢也光了，「今日口袋裏一個錢也沒有，真覺得窮極了。」他老遠巴巴的高昌廟找朋友告貸。然後他大發牢騷的說：「但是回想起來，這一場愛情實在太無價值，實在太無生氣。總之，第一，祇能怪我自己不好，不該待女人待得太神聖，太高尚，做事不該做得這樣光明磊落，因為中國的女性是喜歡偷偷摸摸的。第二，我又不得不怪那些圍在她左右的人，他們實在太不瞭解我，太無同情心了。」

對待「喜歡偷偷摸摸的中國女性」，如果不太神聖，不太高尚，不那麼光明磊落，又將如何呢？郁達夫鬱憤，苦悶，傷心，絕望。王映霞在陰曆十二月十九日回了一趟杭州，郁達夫所獲得的情報則為二十日離滬。那一天他五點鐘起身，冒着風寒到上海北站，等了兩個多鐘頭，買一張票上車，想在車上見她一面。跑遍全車不見伊人芳踪，他又在松江下車再等到杭州的第二班車。一路到杭州，再在車站上一班班車的等下去，直到午夜，引得車站上的衛兵都起了疑，上前盤問。

第二天他又在杭州車站「死守一日」，又是一班上海來車駛來；每一班車他都是：「我捏了一把冷汗，心裏跳躍不住，儘是張大了眼，在往下看的人。」但是伊人却早就和他失之交臂，已在家中與親人圍爐共話了。可憐的郁達夫還在杭州車站上：「我想哭，但又哭不出。天色陰森的晚了，雪儘是一片一片的飛上我衣襟來。還有寒風，在向我的胸頰上吹着。我沒有法子，就祇好買了一張車票，坐夜車到上海來了。」「午前一點，到上海的寓裏，洗身更換衣服後，我就把被窩蒙上了頭部，一個人哭了一個痛快！」

杭州行大受刺激，郁達夫把心一橫，又去自瀆。回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他到南國社去喝了半夜的酒，看了半夜的跳舞，「但心裏終是鬱鬱不樂，想王女士想到我要死！」午夜後他和一位姓葉的朋友再去痛飲，從法租界喝到四馬路。深夜二時，兩人都醉了，於是借酒裝瘋滿街去「打野鷄」，醉態可怕，吓得那些深宵拉客的低級妓女鷄飛貓跳，一閃而散。

深夜大鬧黃浦灘的郁達夫，和他那位朋友，從法租界鬧到十六鋪，一連幾次受到巡捕的盤問和干涉，險些發生衝突。於是他們又從十六鋪折回法租界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自願獻身的中年妓

女，郁達夫便丟下他的朋友，和那肉身佈施者進她的屋子裏去追歡逐樂，流連到天明。覺得興猶未盡，乾脆邀她上街吃點心，再回她屋裏鬼混一陣，然後又相偕到一家上流人不屑一飲的燕子窩裏抽鴉片烟，提神。分手以後，上澡堂子去洗一個澡，彷彿就洗盡了那半夜一早的污穢與骯髒。

### 絕望之中乍現曙光

這便是郁王結合十二年後，突傳婚變。王映霞在「大風旬刊」發表「請看事實」，對郁達夫痛加撻伐，文中所譏諷的「我是沒有嫖過妓院，匪過燕子窩的人」，此一把柄的由來。其實，在王映霞揮拒郁達夫的那一段時期，郁達夫幾已理智全失，根本無法控制自己。前文所提的那一位郁王共同友人周勤豪夫婦的家裏，有一陣子成爲郁達夫常川來去的地方，他曾在周家結識一位已故友人的寡妻徐之音，又覺得：「她實在可愛之至。比較起來，當然是比王女士強得多，但是一邊究竟是寡婦（指徐之音），一邊究竟還是未婚的青年女子（指王映霞）。」不過，縱使郁達夫移情別戀，落花有意，叵耐徐之音貞淑守禮，流水無情。儘管郁達夫問暖嘘寒追求頗力。可是徐之音却始終愛乎情而止乎禮，很明顯的在表示妾心古井水，乃使郁達夫不得知難而退。這一段熱戀期中的感情異動，還給他愁上加愁，添了不少的麻煩。由於徐之音寄居周家，周勤豪一度因積欠房租被控，關進巡捕房裏。郁達夫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保釋出來。不久，周太太又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候，啓齒告貸三百元，郁達夫念在昔日

情誼，竭盡全力的找了兩百塊大洋送去。

對王映霞，郁達夫用雪片般的情書，飛向杭州。三星期後，到了民國十六年二月，猶無片言隻字回音。郁達夫確定毫無指望了，他痛切懺悔的說：

「我也該覺悟了，是 resignation（辭呈）確定的時候了。可憐我的荃君，可憐我的龍兒、熊兒（郁達夫的妻與子），這一個月來，竟沒有上過我的心！啊啊，到頭來，終究只好回到自己破爛的老巢裏去。這時候如果荃君在上海，我想跑過去尋她出來，緊緊地抱着痛哭一陣。我要向她 Contess（認罪），我要求她饒赦，我要她接受我這一刻時候的——我的純潔的真情。」

然而，大概是「三生石上，喲緣已定」。就在郁達夫自承全盤絕望的時候；——他又一次頹廢浪漫，找了一個老妓女，和她到燕子窩去吸烟，尋樂，一夜到天明。鬧到次日晚間回住所，偏又接到王映霞的兩封信了，王映霞爲了阻止他上杭州去找她，第一封信痛責他不該有此動機，第二封信更明白表示拒絕郁達夫的求愛。使郁達夫痛下決心：「也罷，把閑情付與東流江水，想儂身後，總有人憐。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場，就從此斷絕了煙，斷絕了酒，斷絕了如蛇如蝎的婦人們。」

悲哀的是，「半夜裏醉了酒回來，終於情難自禁，又寫了一封信給映霞。」郁達夫又自怨自艾，又滿懷熱望的說：「我不知道這一回究竟犯了什麼毛病，對於她會這樣的依依難捨？我真下淚了，哭了一個痛快。我希望她明天再有信來，

後天再有信來。我還是在夢想我和她兩人戀愛的成功。」

新正期間，斯人獨憔悴，郁達夫終告不支病倒。病中：「咳嗽總是不好，痰很多，大約此生總已無壯健的希望了。不過在臨死以前，我還想嚐一嚐戀愛的滋味。」於是，病中呻吟，化作字字血淚，一封封的投諸杭州佳人。二月十六日，終於打動了王映霞的芳心，當她心扉終被打開的時候，這十八歲的杭州美人的決心與勇氣，竟是如此其堅定與充沛。她不顧三代家人的反對，親戚朋友的物議，便在上海被國民革命軍光復前夕，戰事正烈，北洋軍閥殺人如麻的當兒，隻身一人到了上海。仍舊住進尙賢坊孫家，她自動寫了封信給郁達夫，邀他前去見面。使郁達夫喜從天降，如癡如狂。他馬上跑了去，「和她對坐到五點鐘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」郁達夫在心底鄭重的立誓：「我以後總想竭力做成這一回的 Perfect Love（完整美好的愛），不至於辜負她，不至於損害人！」

### 愛慾海裏意亂情迷

郁王畸戀的峯迴路轉，突起高潮。使雙方面的朋友，孫百剛夫婦極爲憂慮。孫百剛曾往創造社訪晤郁達夫，向他痛切陳詞，竭力勸他克服自己的衝動。孫百剛語重心長的一番話，正好代表當年郁王二人諸親好友的一致觀點，同時也料準了他們未來的結局，孫百剛由衷懇摯的說：

「你倘若要和映霞結合，必須先毀棄了迄至今猶仍安寧平靜，快樂完滿的家庭，這對你將

是莫大的損失。感情是感情，理智是理智，我們是將近中年的人了。寫小說，不妨不顧一切，熱情奔放。輪到現實的切身大事，總應當用理智衡量一番。同時，你也得替映霞設身處地想一想，以她年齡，人品、家庭、學識，當然很容易找到一個比你更合適的對象，她何必要一個已經有了家，必須毀滅了家再跟她結婚的男人？你倘若若是愛她的話，就應該顧全到她的幸福。再有一點，你和她年齡相差過大，貿然結合，即使一時沒問題，日久終有影響。我以旁觀者清的地位，對你忠告，希望你鄭重考慮。我明知道你對她一見鍾情，緣由前定，巫山滄海，斷念為難。但是事關你的家庭，你的前途，做朋友的豈可知而不言，言而不盡呢？」

然而，郁達夫方自重又燃起希望之火，孫百剛苦口婆心，仁至義盡的勸告，在他來說是一句也聽不進的，他不但採納忠言，還在要求孫百剛夫婦從旁協助，促成「好事」。當孫百剛斬釘截鐵的加以拒絕，郁達夫便略帶氣憤的說道：

「百剛，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險，同時也是我生命的昇華，我們再見吧！」

話不投機半句多，孫百剛發出深沉的歎息，告辭回家，趁他太太不在，再向王映霞施以由衷的忠告，他開門見山的問王映霞：「妳對他的意思到底怎麼樣？」王映霞的答覆是悶聲不響。於是，孫百剛便率直的點明：郁達夫是已有妻子兒女的中年人，他對她的愛慕是不正常，不健全的，因此對於是否接受他的追求，王映霞應該有所考慮。直到這時，王映霞方始低聲的回答他說：

「我當然不會馬馬虎虎答應他的。」  
孫百剛對她的這一回答極表重視，因此他仗義執言，為郁達夫原配夫人打抱不平的正告王映霞說：

「我知道妳所謂的不馬馬虎虎，無非要他和富陽太太離婚（註：郁達夫和他的原配富陽同鄉）。但是我以為男女間的結合，決不是如此簡單樸素的形式問題。人的感情是流動的，尤其是像達夫那麼羅曼蒂克的文人，感情的流動性比任何人更大。再講到人道，何必要犧牲那位一無罪辜的富陽太太，而來建築妳們的將來呢？就妳而論，人品、年齡、家庭、學問，那一樣不及人家？正可以從容不迫，任意選擇，何必一定要找一個像達夫那樣，必須毀棄一個家，再來重建一個家的男人呢？我們的意思是：希望你斷然拒絕他的追求，一面解救了他的煩惱，一面成就了妳自己的前程，妳以為我的話對嗎？」

王映霞對於這一位敬之如兄的好朋友的規勸，確曾為之衷心感動，眉宇之間滿佈痛苦矛盾的神情，但她又似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她顯得有點迷惘的說：

「我怎麼會願意答應他呢？不過，如果我斷然拒絕，結果非但不能解救他的煩惱，也許還會招來意外的事件。」

把她這幾句衷心之語，和曾有一次王映霞在孫太太追問時，低低的說：「我看他可憐！」兩次表露一加起來，毫無疑問的，郁達夫之病，之口口聲聲的：「去死」，已經在十八歲少女的心中，產生莫大的作用了。孫百剛想到這兒，已知

多言無益，但他還想為郁達夫的原配夫人請命，他苦笑的说：

「那麼，妳已經動了憐才之念了。既然妳有這麼偉大的精神，我希望妳索性偉大到底，可以無條件的和他結合。不必一定要他毀滅了已成的家庭，妳能這麼樣做嗎？」

王映霞低沉的答道：

「這是萬萬得不到我家庭方面的同意的。」

### 初吻封上了她的嘴

孫百剛只能認為自己的要求過份，他無從責備王映霞，因為她說的是實話，以王映霞的家世，門第，絕無可能任由她成為郁達夫的姨太太，或者是不明不白的奸頑情婦。孫百剛只好適可而止的說：

「好吧，希望你們有一個美滿的將來。不過，我總覺得妳在作最後決定以前，應該再回一趟杭州，和家中好好商量一下。」

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，孫百剛對王映霞確有莫大的影響力，他及時的挽救了另一項悲劇的締成：郁王結合以前，王映霞並未堅持要求郁達夫和他的富陽太太離婚。

三四天後，王映霞找了個理由，搬到梅白克路坤範女中一位女同學陳錫賢的住處去了。而孫百剛夫婦在不久以後也回了杭州了。

男貪女憐，郁王展開熱戀。時在民國十六年三月，冬去春來，郁達夫邀她開旅館密談，一談就是好幾個鐘頭。只是由於他不敢，方始不及於亂。郁達夫狂歡的唱出了勝利的謳歌，「我和她

靠在安樂椅上，靜靜的說話，我以我的人格保障她。我想爲她尋一個學校，我更想她和我一道上歐洲去。」升學、歐洲、打腫臉充胖子的潤綽，文名，澎湃熱情，以病乞憐以死相脅。……形成一道道堅牢的繩索，緊緊的把王映霞捆住了。於是，郁達夫又在歡聲唱着：「八點前後，又逼她上旅館去了一趟，我很想跟她親一個嘴，但終於不敢。……我和她別後，一個人在路上很覺得後悔，悔我在旅館的時候，不大胆一點。否則，我和我的 First Kiss（初吻），已經可以封上她的嘴了。」……「這勝利者的快感，成功的時候的愉悅，總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驗。在馬路上也看見了粉紅黛綠的賣淫婦。但我對她們的好奇心，探險心，完全沒有了。啊，映霞，你真是我的 Beatrice（註：碧忒萊斯，但丁所戀的一婦人，後爲但丁名著「神曲」的中心人物），我的醜惡醜濁的心思，完全被妳淨化了。」

郁王定情之夕，時在三月五日黃昏，他倆在屋頂樂園漫步，「天上浮雲四佈，涼風習習，吹上她的衣襟，我懷抱着她，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，並且將許多高大的建築物指給她看，我覺得愉快，她也十分滿足，大約我們兩人的命運，就在今天決定了。她已誓說愛我，之死靡他。我也把我愛她表白了。」初吻，則在三月七日下午：「到了午後，捱壓不住了，上坤範去看她。又約她一道出來，上世界旅館去住了半天，窗外雨很大，窗內興很濃，我和她抱着談心，親了許多的嘴，今天是應允我吻的第一日。」爲此，郁達夫寫下他一生中最高興的「寄映霞」詩：

朝來風色暗高樓，偕隱名山誓白頭，好事祇愁天妬我，爲君先買五湖舟。鵝鵝家世舊門庭，鴉鳳追隨愧穢形，欲撰西冷才女傳，苦無椽筆寫蘭庭。

這一首贈靈人口的名詩中，計有三點需加說明。其一，「爲君先買五湖舟」，係指郁達夫說得天花亂墜的同赴歐洲留學，遠離他的髮妻兒子，以及雙方的親戚朋友。然而因爲沒有錢，終成鏡花水月，海市蜃樓。其二，郁達夫稱譽王映霞是王右軍（羲之）的後裔，實則映霞本姓金，她是由於過繼到外祖家而改姓王的。其三，郁達夫要給王映霞寫西冷才女傳，結果不但未曾寫成，反在十二年後，感情破裂，公開發表他的「毀家詩紀」，最末一段故入人罪的寫着：

「某君究竟是我的朋友，他姦淫了我的妻子，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。……」

堪稱郁氏文選最惡劣的一段，這就是所謂的凶終隙末，兩人不幸的結局，早被孫百剛料定了。

###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

熱戀持續到四月中旬，非論嫁娶不可了。乃由王映霞先回杭州家中疏通，再函知郁達夫前往會晤她的全家。郁達夫「心裏祇在恐怖，怕她的母親，她的祖父要對我辱罵」，然而「會見後，却十分使我驚喜。」——因爲，一到金剛寺巷王家，見到了王映霞的母親：「談了幾句話後，使我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，因爲我已經可以知道，她不是我們的戀愛的阻難者。」還有王映

霞的祖父王二南：「他是一個舊日的名士，年紀很大——七十五——然而童顏鶴髮，諒然可親。和我談了半日，就邀我去西湖午餐；——和映霞的全家。」翌日又陪王家全家去遊西湖，歸途中竟遇見了舊情人文娟：「這文娟，前年冬天，也曾爲我發誓賭咒，我也一時爲她迷亂過的。現在居然和她的情人同來看我了，我這時心裏又好笑，又好氣。然而一想到映霞，就什麼也冰消了。」

在杭州留連多日，郁達夫回上海，王映霞留在杭州。六月五日，陰曆五月初六，他們在杭州正式宴客，算是訂婚。在聚豐園請了四十餘位親友，痛飲一場。郁達夫躊躇滿志的說：「和映霞的事情，今夜定了。以後就是如何處置荃君的問題了。」與王映霞一家遨遊西子的同時，六月十日他寫信到北平，把他和王映霞的關係，源源本本的告訴了他的原配夫人孫荃。

北平方面的反應，要到郁達夫暢遊杭州，返抵上海的七月上旬，方始收到兩封來信。孫荃堅決要求他即赴北平，當面解決。郁達夫的大哥郁華，却來了一封信痛罵郁達夫，盛責他和王映霞的那一段畸戀。當時，郁達夫也曾慌了手脚，他寄快信給孫荃，答應她一兩個禮拜後北上面談。可是，兩個多星期以後，他却捨北而南，又去了杭州。民國十七年二月，所有郁達夫和王映霞的親戚朋友，都收到了一紙紅請帖，全文如次：

詠吉夏正二月二十一日潔齋候

郁達夫 謹訂  
王映霞

席設日本東京上野精養軒

事實上，發這份喜帖的時間，已在郁王同居半年以後，所有的親戚朋友，並無一人如期赴宴，同申祝賀。因為十七年二月一日，郁王二人並沒有離開上海。也許這便是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的另一章。郁孫未曾離婚，郁王無法行禮。聊備一帖，有以自嘲，圖個諸親好友，彼此心照不宣而已。

至於郁達夫和他原配夫人孫荃，以及孫荃所生的一兒一女，長女潔民和長子天民，夫妻父子這以後的情形，則可自抗戰時期，郁達夫遠走南洋，由郁潔民寫給他的一封信，不難知其大概。這封排憤交集的稟父書是這樣寫的：

「爸爸：在你依稀的腦海裏，還記得有個被棄的家庭嗎？娘爲你做了十多年的寡婦。我們姊妹呢？同樣做了十五六年的有父的孤兒。民國二十六年的夏天，曾託大伯父轉寄一信，但是沒有回音。熊弟（天民）病在杭州，也不見做父親的去看過。爸爸，娘雖同您意見參商，但是子女們總未得罪過您啊！狠心的拋棄了妻子，僥倖的另組了家庭。但是啊，我的爸爸，您的心目中的她（按指王映霞）呢？還不是遠走高飛，又踐玩弄男性的舞台了嗎？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過去都成爲過去了，您又何必再去想她？

告訴你，祖母死了！再告訴你，大伯父也被人刺死了！戰事一起，你是沒有回鄉過，尤其不用說回家了。雖有時也風聞些關於你的事，但都很模糊。這次碰到爸爸的舊友，才知你因刺激過度，隱居不出。雖然做女兒的也不勝慘痛，但是爸爸，爲什麼不回家呢？難道真的要老死外鄉嗎

？錢塘一滴水，總不能永斷歸帆啊！爸爸，我願你看風轉舵，當可覓人生之樂境。但今後行動，啊，還須以過去爲借鑑。這似乎不是我該講的話，如今出在女兒口中，爸爸會生氣嗎？……」

不過，當郁達夫發表他的「毀家詩紀」後，王映霞曾在她的答辯書簡中，提出如下的一項反擊。指控郁達夫會「偷偷」跑去會晤他的結髮夫人孫荃，王映霞說：

「但是獸心易變，在婚後的第三年，當我身懷着第三個孩子，已有九足月的時候，這位自私，自大的男人，竟會在深夜中竊取了我那僅有的銀行中五百元的存摺，偷跑到他已經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邊，去同住了多日。像這樣無恥的事情，先生能相信是出於一位被人崇拜的文人行爲麼？等他住够了，玩够了，錢也花完了，於寫成了一篇『釣台的春畫』，一首『曾因酒醉鞭名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』的七律之後，亦許是受了良心的責罰吧，才得意洋洋地，又逃回到當時我曾經犧牲了一切的安樂，而在苦苦地生活着的上海的貧民窟裏來。

「這事件，終於爲了我的幼稚，我的不願揚人之惡而增己之羞，我自己娘家地位名譽的關係，忍受下來了。可是心靈上的創傷，却從沒有因爲一時的甜言蜜語與在苦丸外面包着糖衣的生活中，淡忘了下去，想復仇的心的熱烈，也與我的年齡一樣地增加了上去，沒有一時離開過我的腦海。

「我失望了，我從此失望了，明白世上是有『虛偽』二字存在着的。」

關於這一件事，郁達夫始終沒有提出再答辯。不過，這一段精采文字却洩露了一項祕密。郁王因畸戀而作非正式的結合，王映霞不再堅持郁達夫必須先和孫荃離婚。可是，郁達夫却承認了和他原配夫人絕對分居，而且老死不相往來。正因爲郁達夫一度自食其言，偷跑到他已經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邊去同住了多日，王映霞才會這麼樣的火光；深切引爲憾恨，多年未嘗或忘。

就個人生活情狀而言，如果說郁達夫這位頹廢大師，也有其黃金十年，那便是在他和王映霞賦同居後的那十年間。他們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租了一幢弄堂房子，獨門獨院，一家子住。樓下是客廳客房，樓上另有起居室和臥室。房屋齊整，佈置雅潔。客廳裏懸掛不少名人字畫，正當中是蔡元培題贈的一聯：

「避席厭聞文字獄，  
著書原爲稻粱謀。」

王映霞誠不愧爲既美且慧的好女子，她聰明伶俐，抑且精明能幹，至少她能馴服得了「野氣未琢」的郁達夫。爲了使他矯正過於淡薄的家庭觀念，她給他佈置了一風光旖麗，溫暖舒服的新家。爲了糾正他一日三餐頓頓要上館子的習慣，她學了一手相當不錯的烹調手段。爲了改善生活環境，使一家子過得平穩安定，她想盡方法使郁達夫振作起來，每個月寫幾篇稿子，換取稿費。又讓他把以前發表過的小說，重新整理一遍，交由北新書局印行「郁達夫全集」，按月抽取版稅，以這一筆固定收入，維持家庭基本開銷。她熟稔郁達夫最愛和三五知己開懷痛飲，拚却一醉，

又深知他一輩子脫離不了煙酒的強烈刺激。因此她對這二事從不加以限制，而且還適如其時，適如其份的給他湊與。

直到有一年冬天，天方大雪，郁達夫的朋友拖他出去吃酒，遣此漫漫寒夜。王映霞終宵和衣未睡，左等右等依然不見郁達夫回來。當她倦極闔眼，沉沉入眠，一覺醒來已是天色大亮了。王映霞這才瞿然一驚，想起郁達夫和她同居以後從未有澈夜不歸的前科，她便驚疑不定的起身出門，跑到弄堂口去探望。殊不料一眼瞥見郁達夫身穿皮大衣，倒臥於遍地積雪之中。當下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。王映霞趕忙上前連推帶搖的喊醒了郁達夫，換他回家去睡。郁達夫酩酊大醉，幾於人事不知，一直到當天下午方始一覺醒轉，神志恢復。他追憶前情，恍惚記得朋友驅車送他回家，臨下車時他還腦筋清楚的跟朋友說再見。殊不知朋友駕車離去，迎面冷風一吹，他便感到天旋地轉，一陣昏眩，幕天席地的熟眠於積雪之中了。事後也驚他居然不曾凍僵凍死，那真是神靈庇佑，祖上積德。由這一次教訓，使郁達夫和王映霞都下定了決心。酒難戒，但需加以節制。從此郁達夫不再出門狂飲，他經常把朋友邀到家裏來吃喝，由王映霞親手做幾隻可口的小菜，呼朋掌侶，小酌款談。王映霞則經常提高警覺，時刻小心在意，一見郁達夫的酒量到了六七分，立刻目光盼兮巧笑倩兮，用柔情萬丈使他停杯止飲。

王映霞不許郁達夫再抽鴉片煙，可是香煙却在所不禁。她明知郁達夫煙癮難熬，香煙斷乎戒不掉，因此很體貼的告訴親友們說：

「我情願他少喝點酒，把錢省下來，貼補在香煙上面。我不讓他抽整腳香煙，因為整腳香煙最容易損壞腦筋了。」

### 絳燭盤涎春宵佳話

最難能可貴的一點，是王映霞絕對尊重郁達夫千奇百怪的幻想。藝術家多半帶點神經質，尤以頹廢大師，充份羅曼蒂克化的郁達夫為然。曾有一段時期，郁達夫神經過敏，憂心忡忡，總以為有人在監視跟蹤，隨時隨地都可能對他有所不利。於是杯弓蛇影，草木皆兵，經常在神經兮兮的東躲西避。王映霞明明知道這都是他在想入非非，疑心生暗鬼，却仍不厭其煩的幫他把戲唱完。她時而表現提心吊膽，時而一日二十四小時謹守門戶。有時候甚至於要把郁達夫藏匿到一個他自認安全的所在，然後一天數次為他送茶送飯。

同居以後，郁達夫曾經大病一場。王映霞衣不解帶，晝夜侍疾，給郁達夫享受了一生之中從所未有的溫暖與安慰。當他那一場病迅速告痊，王映霞又竭盡所能的給他加餐進補。鷄汁、甲魚，乃至於託他母親從杭州買來七八斤重一隻的早鴨，加上名貴的黃耆燉煮，一口氣叫他吃了十來隻。無微不至的照顧，安定舒適的生活，使郁達夫過了一段充滿歡愉的時日。因此，在那一段時期他寫的詩，全都洋溢着歡樂的氣氛。諸如民國十八年的「擬唐人作」：

碧水流丹映晚霞，寒梅落盡又春華，  
深閨少婦樓頭望，怕見風吹楊柳斜。  
依稀將他所愛的王映霞，鑲嵌到一幅絕妙的

圖畫中去了。又如：

頻繞絳燭遲宵拆，細煮盤涎浣宿薰，  
佳話頗傳王逸少，豪情不減李香君。

更是何等的春意盎然，生機活潑。

由於生活安定，無憂無慮，使人到中年以後的郁達夫，不知不覺的走向中國文人「學而優則仕」的另一條老路，好風雅，為名士，飄飄然有出塵之感。頹廢與浪漫，確乎在王映霞的款款深情下一掃而光。郁達夫不愛涉獵西洋名著了，他專心一志蒐集地方志書，線裝古籍。他幾於揚棄了小說寫作，專愛寫些詞藻都麗的雜俎遊記，清新拘峭的詩詞歌賦。甚至於神情之間，談吐之際，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，由桀傲不順，滿腹牢騷，一化而為含蓄溫藉，風趣幽默。郁達夫的諸親友好都將他的變則通歸於王映霞的潛移默化，陶冶鍛鑄之功。但是王映霞却在人前人後，絕口否認。王映霞實在是聰明絕頂，極會做人，她確有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的耐性與誠心，能够化敵為友，使人人對她刮目相看。郁達夫的兩位胞兄，身為法曹的大哥郁華，和懸壺濟世的二哥郁浩，都曾對郁達夫的拋妻棄子，毀家造家至表不滿，堅持不肯與「玩弄男性」的王映霞往來，更不承認他們有這一個名不正，言不順的弟媳婦。然而，為時未幾，痛罵之聲言猶在耳，郁華從北平任所調任上海高等法院刑庭庭長，他隻身住在一所公寓裏，白天執法，便入晚違警，每天晚上都到嘉禾里乃弟家裏，兄弟二人加上王映霞，再找一個搭子便湊成一桌麻將。郁達夫的二哥郁浩，更是甫離家鄉來到上海便住進了嘉禾里他三

弟家。郁達夫的這兩個哥哥，也唯有王映霞在座時方始鬆弛常年板起的面孔，法官大哥談笑風生，語多幽默。醫師二哥則豁達爽朗，不時爆出聲聲大笑。幾個月後，郁華的太太從北平遷來上海，在北四川路租了一幢房子，嗣後不久郁浩亦過返故里。三兄弟又是常年參商，不大見面了。只不過在他們手足不時盤桓的幾個月裏，無可否認的，使三兄弟的多年的隔閡與冷漠化弭於無形，三兄弟都渡過一段充份發揮友于之情的快樂時光。

王映霞精明能幹，她克勤克儉，相夫教子，稱得上是標準的賢妻良母，她使郁達夫的新家洋溢著幸福與歡樂，讓朋友們都稱譽他們是一對模範夫妻。而且她還很懂得生活情趣，也儘量配合郁達夫的浪漫性格，如果在這一段時期郁達夫寫下了他們美滿家庭中的旖旎風光，應該不在沈三白的「浮生六記」之下。

### 精明主婦白手建屋

民國二十二年春，郁王遷居杭州，在場官街裏賃屋而居，房租既便宜，開間反比上海嘉禾里的房子為大，在騎馬樓式的小住宅裏還有一座小小的庭院，這時候在王映霞的勤儉持家之下，全憑稿費收入，居然還有積蓄。場官街裏有一個廢尼庵，四面圍牆，一片平地，內中有三四處倒坍的屋基，佔地約有兩畝左右，呈長方形，方方正整的一塊地皮。王映霞每天從那兒經過的時候，內心中總會發出一種綺想，——但願有一天，能够把這塊地皮買下來，蓋上一幢永屬於他們自己的房子，那該有多好呢。然而，這祇是她深心的

祕密，懷着這一個不大不小的願望，她連郁達夫的跟前都不曾提起。

也許是蒼天不負苦心人吧，有那麼一天，機會果然來了。先是，郁華的太太北上料理北平舊居家務。郁達夫因為王映霞從來沒有到過北國，便和她陪同長嫂前往。他們在北平又遇見了老朋友孫百剛，由孫百剛嚮導陪同，暢遊了西山、三海和北戴河。郁達夫還到過山海關上，眺望業已淪日的東北大地，感慨歎歎。回杭州後，二十三年冬，音訊不斷的孫百剛赴杭州小住，準備續絃，好朋友又見上了面。某次，王映霞聽說孫百剛有位朋友名叫沈太素，正在杭州主持省立救濟院事宜。她詢問那座廢尼庵恰是省立救濟院的產業，便央請孫百剛，代她說項，讓她以較便宜的价格，買它下來。孫百剛由於當時正忙於籌備結婚，命她自己去向沈太素關說。——這是王映霞第一次和官方人士打交道，而且得了很大的便宜：沈太素看在孫百剛的面子上，又覺得文人建屋，着實不易。因而做了個順水人情，准王映霞以十七畝山地相交換，結果，王映霞只花了一千七百餘元的代價，就把那塊市區空地買到手了。山地換建地，以時價計，至少便宜了五千大洋以上。難怪王映霞要與冲冲的跑一趟上海，專誠向孫百剛道謝，她向孫百剛新婚夫婦與高采烈的說：

「從我搬到官場街以後，發現樓上房裏一張梳妝台的窗口，正好對着那塊尼姑庵的地基。每天早晨我梳頭的時候，總是望着這塊地皮發呆。心裏在想，有朝一日我能買下這塊地皮，造一排五開間的平房，前後左右空地上種些花木，再給

達夫蓋三間書房。由我自己設計，自己監工，那該有多快樂啊，真沒有想到，我這個巴望已久的心願，果然達到了！」

回杭州後，王映霞立即鳩工建屋，每天十分起勁的從早忙到晚。莫看郁達夫是個大男人，辦這種事，他是一點也幫不上忙的。自秋至冬，耗費了無數的心血和勞力，頹廢派大師郁達夫的渠渠華屋，終告落成。兩扇鐵門，一道平整路面，汽車可以開到客廳門口。坐北朝南，三間正屋，客廳中懸一塊：「風雨茅廬」橫匾。客廳兩旁的臥室，各有後軒，正屋之後又是一排三間較小房間。轉折向東，穿過一個月洞門，小院奇石，荷缸三數，又有一間朝南的大廳，窗明几淨，纖塵不染。三面牆壁，一色的落地書架，整齊排列着六七千本藏書，這就是郁達夫的書房了。

坐擁書城，嘯傲園林，有如花似玉的神仙伴侶，還有三個愛兒。（郁王二人一共生了四個孩子，三男一女。男孩名陽春、殿春、建春。唯一的女兒却為兩夫妻都不喜，硬是送給一個松江女傭讓她帶回家去了。）抗戰以前的郁達夫，實在是過得很舒服的。尤其新屋落成以前，請到一位著名的風水先生郭某詳加指點，郭某曾謂，此屋風水之好，不但可以確保家小平安家運興隆，而且屋主馬上就能得到差使。當其時，郁達夫對此不過姑妄言之姑妄聽，一笑置之。殊不知，未幾陳儀出主福建省政，慕郁達夫之名，聘他為福建省政府參議，主持閩省省府公報編印事宜，待遇既優，禮遇又隆，郁達夫沒有理由可資拒絕，他欣欣然的走馬上任去了。（未完）